

劉慈欣首部港版小說結集出版

《流浪地球》

滅世預告還是創世神話？

劉慈欣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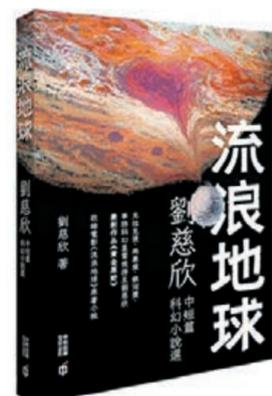


1977年發射的「旅行者一號」(Voyager 1)，在經過木星與土星時利用引力加速，獲得足以完全擺脫太陽引力的動能。如今它已先後經過天王星、海王星及冥王星，進入星際介質，成為距離地球最遠的人造飛行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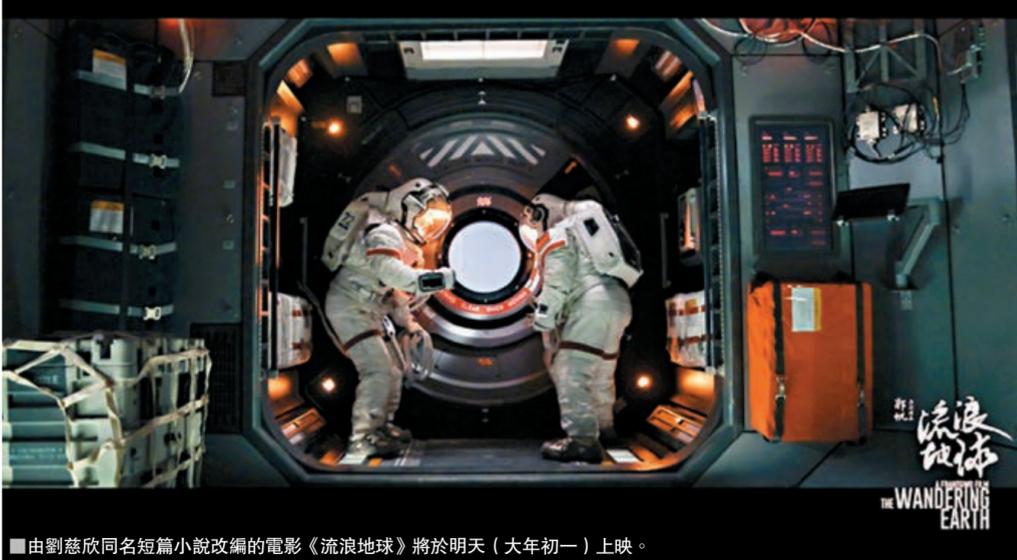
20年後，劉慈欣的小說《流浪地球》裡，人類改造地球企圖逃離即將滅亡的太陽系。小說裡的一個場景，便是地球與木星交會，並利用木星的引力使地球達至逃逸速度，最終得以脫離太陽系。

再經過了20年，電影《流浪地球》即將於明天(大年初一)上映，劉慈欣身兼原著作者與電影監製，隨電影工作團隊展開路演。預告片裡的地球撞向木星，木星那著名的大紅斑如末世之眼在天空中俯視地球上掙扎的人類。

文：洪嘉



劉慈欣首部港版小說結集《流浪地球——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由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



由劉慈欣同名短篇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將於明天(大年初一)上映。

地球與木星交會而過的場景，在小說裡同樣驚心動魄。大紅斑壓在地球上所造成的壓迫感如末世來臨，而地球的引力牽引着木星的大氣層。這一幕後來便成為劉慈欣首部港版小說結集《流浪地球——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的封面概念。

對於香港讀者來說，最熟悉的劉慈欣作品便是《三體》、《球狀閃電》等長篇，中短篇則較為陌生。這次的繁體版《流浪地球——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則輯錄了作者六篇新舊作品，包括最早期的短篇《帶上她的眼睛》，被改編成電影並將上映的《流浪地球》，及最新作品《黃金原野》等。

拉近科幻與現實距離

天體物理學家、科普讀物《星海璇璣》作者余海峯說：「劉慈欣的科幻，可能是我讀過最合乎科學，又不受其限制翱翔於想像之海的。在我看來，短篇故事《流浪地球》中所想像的宇宙，媲美劉的史詩級小說《三體》。故事中地球劃過木星，掀起木星氣體海面上的波浪一幕，令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完成任務後，自我犧牲衝進土星的卡西尼號太空探測器。木星與土星都是太陽系的氣體巨獸，人類自古發現的兩個類木行星。我覺得現實中的卡西尼號以及故事中的地球，同樣穿越人類知識的邊界，展現出科學和科幻的某種共鳴。」

劉慈欣在電影的製作特輯裡說過，為了拉近科幻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我努力把那些近乎瘋狂的幻想，寫得像新聞報導一樣真實。20年前我寫了《流浪地球》，我把對宇宙的敬畏以及無限的遐想，用有限的文字寫到我的小說中。」

《流浪地球——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的點題作當然是《流浪地球》一文。故事描述太陽即將發生氦閃，吞沒太陽系內的行星。人類為了生存，擬定逃離太陽系計劃，透過建立上萬座的發

動機，剎停地球自轉，並透過調整運行角度，利用木星引力達到逃逸速度逃離太陽系，飛向比鄰星。

電影預告片裡的世界末日景象驚心動魄，人類爭分奪秒爭取生還回家，在小說中這個過程卻是漫長的，光是剎停地球已花了四百年，再要達至逃逸速度，又要花幾百年。從計劃的實行，至到達比鄰星落腳，這個過程估計需花上二千五百年。

香港科幻作家譚劍在為《流浪地球——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寫的序中，這樣寫道：「我更為欣賞的是遠日點和近日點的設計，人類要逃出生天竟要經歷冰火五重天的劫難，但即使離開到木星之外，人類仍未抵達天堂，反而陷入大規模戰鬥的地獄裡。」

看慣了以畫面敘事的商業電影，我們很容易便以為發動機噴出火焰，便可以自由飛行，但要以發動機來推動地球，卻是不可能的事——那僅可以為地球加「一點」速，卻還是無力飛出太陽系。地球仍需要繞太陽運行15個圈，每繞一個圈，地球就離太陽越遠，公轉的軌道也就越偏。於是當地球處於距離太陽最遠的遠日點時，在地球上看過，太陽不過是個棒球大小的星體，而地球的溫度也極端下降；當地球位於最接近太陽的近日點時，地球卻有如火爐。

但遠與近之間的冰火煉獄，也不如人類之間的戰爭。而《流浪地球》到底是一個滅世神話，還是創世的開端？劉慈欣一如其他作品，總是拋出了絕望的現實，並給予希望。哪怕現實是殘酷的，但只要抱持信念，總可發現希望的道路。

只是劉慈欣從不相信皆大歡喜的救世神話。他曾強調自己的創作，是要拉近科幻與現實之間距離。

不同趣味的短篇之作

《流浪地球——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

說選》中所收錄的《黃金原野》中，是劉慈欣的最新作品，故事描述「生命遠景」公司研發出可讓人進入冬眠狀態的藥物「冬神」，然而「生命遠景」並沒有將「冬神」投產，並且在公司總裁去世後，總裁的女兒Alice帶著「冬神」登上太空船「黃金原野」，卻在探索月球的任務中失去控制，「黃金原野」在太空中漂流，並逐漸遠離地球。

故事開始時「黃金原野」已經離開地球很遠。為了拯救漂流太空中的Alice，政府扭盡六壬，拯救船終於起航。

劉慈欣在文中仔細描述Alice與「黃金原野」逐步遠離的過程，經過木星，經過土星，一百日、四百日、七百日，拯救方案的失敗與重啟，作者一再思考的是人類的生存問題，《三體》裡的叢林原則，《鄉村教師》裡的隔離帶，《流浪地球》裡「飛船派」與「地球派」的爭端，歸到最後一點，便是人類如何在這個宇宙中生存下來。

為了生存，無可避免會帶來個人的犧牲——不論是自動還是被動。「黃金原野」成為了一個引力，把人類從地球帶到太空。而過程中的犧牲，只是必要的陣痛。

此次的小說選最後一篇《帶上她的眼睛》，是劉慈欣最早期的作品，筆風亦帶了點浪漫與溫柔，與後來的作品有頗大的分別。此篇就像是《黃金原野》的前級，同樣的少女，同樣地漂流於未知之地，同樣不可測的命運，只是兩人的命運天差地別，無可比擬。

讀劉慈欣短篇，與讀他的長篇趣味截然相反。《三體》、《球狀閃電》等長篇有如漩渦，讓人越讀越難以釋卷；《黃金原野》、《流浪地球》、《帶上她的眼睛》、《鄉村教師》、《山》、《朝聞道》等篇，則有如窺探劉慈欣的創作原點(譚劍語，《流浪地球》序一)，種種思考的濼鵲筆述，於此皆可尋。

書介

父子

作者：傅月庵
出版：早安財經文化



傅月庵談書，無論古書新作都可娓娓道來，對每一本書都深情款款。這一次，傅月庵牽着兒子小寶的手來到讀者面前。小寶宛如一本他讀得正起勁的新書，有時妙趣橫生，心花朵朵開；有時則如推理懸疑，必須耐着性子細究每一個細節，而耐人尋味的伏筆，在在讓人思前想

後愛不釋手。傅月庵寫下《父子》，集結小寶從出生到十歲期間，傅月庵分別發表於雜誌專欄、部落格、臉書的長短心情，分享父親與兒子的凝視對望，看似與昔日著作素材不同，但視角筆端含情如一。

八千里路雲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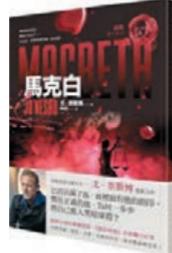
作者：白先勇
出版：聯合文學



此書集結自2002年《樹猶如此》以來，白先勇所發表的各類散文篇章。「輯一：家國情懷」主要記述白先勇的父親母親並及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作者走訪大江南北，追尋父親「八千里路」的歷史足跡，為民國史留下見證。「輯二：記人物」則是記述深交多年，師友之間的情誼往來。「輯三：閱讀感懷」是這些年所撰寫的書評序文等，從資深作家如康芸薇，到新近作者如王盛弘、楊富閔等，展現獨到的文學視野，允為近年白先勇最重要的散文集。

馬克白

作者：尤·奈斯博
譯者：顏湘如
出版：寂寞



北歐犯罪小說天王尤·奈斯博最新力作，改寫莎翁經典。在一座毫無希望的城市，警方與毒梟對決的腥風血雨後，特警隊長馬克白一肩扛起改革重任。他抱持追求正義的初衷，卻在追逐權力的過程裡，察覺像自己這樣一個出身低微的人，永遠不可能爬到金字塔頂端——除非他願意將雙手染

上鮮血……奈斯博以現代眼光重新想像經典，他筆下的懸疑伏筆、正反派角色的模糊界線，令人大呼過癮。

簡訊

徐懷中《牽風記》 講述血色硝煙中的浪漫



著名軍旅作家、魯迅文學獎得主徐懷中的長篇小說《牽風記》日前舉行新書發佈會。小說以1947年千里挺進大別山為歷史背景，講述了三個人物和一匹馬的故事。

徐懷中已年屆90歲，是一位從槍林彈雨裡走過來的老八路，是挺進大別山的親歷者，在文學創作上對我國的軍事文學創作是一位啟蒙者。《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西線無戰事》、《阮氏丁香》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長篇紀實文學《底色》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

徐懷中介紹，《牽風記》雖然沒有對挺進大別山做全景式的描述，但畢竟是其本人親身經歷過的，至今還歷歷在目，「我盡可能勾畫出了這次戰略行動自始至終的悲壯歷程。」徐懷中說，他希望以自己多年來的戰地生活積累，剝繭抽絲，製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

《牽風記》講述了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汪可逾，路經「夜老虎團」駐地，因一曲古琴《高山流水》，與知識分子出身的團長齊競相識，成為這位年輕指揮員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員。汪可逾聰明靈動、冰清玉潔，是美的化身，小說因她牽出了一段段戰爭歲月的甘苦。騎兵通信員曹水兒高大威猛、勇敢果決，為齊競所看重，也頗受女性青睞。在漫天烽火中他卻時常自我失控，終於釀成了悲劇。

發佈會現場，施戰軍表示拿到稿子「嚇了一跳」，感覺小說不像年近九旬的老爺子寫的，而是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寫的作品。裡面的精神氣質，情感狀態完全是一個年輕人內心激盪之下才有的文字。專家們一致認為，《牽風記》是對中國當代戰爭文學一次大幅度的推進和提升，使它在很多維度和世界的優秀戰爭文學可以平等對話。書中塑造的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將會豐富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建一所容身的亭子

讀台灣作家黃國峻的短篇小說集《度外》期間，我去聽了一場音樂會，其中有一首德國當代作曲家Jörg Widmann的作品。我對於現代音樂並不熟悉，散場後與朋友談起這曲子，才發現自己方才只顧上關注創作人如何將貝多芬式的澎湃樂句穿插入旋律中，忘記留心作品的豐富層次。那是一種極其精妙且複雜的模式，層層疊疊，小心搭建，稍微不留心便會整個地垮塌。這讓我想到，黃國峻在《度外》書寫中所呈現的，也是這樣一種既精妙又無比脆弱的樣態。

《度外》簡體中文版在繁體中文版面世十八年後推出，距離作者自殺身亡也已過去了十五年。十五年間，台灣文壇乃至整個華語文學幾經更迭，有人創作旺盛如舊，有人再也寫不出經典名篇，還有人倏忽冒起又倏忽被遺忘，人來人往，不乏熱鬧。而黃國峻卻無緣親見這一景象，他在三十二歲的年紀於家中自縊，從此將自己，也將自己的創作置於一重遠離塵囂的、「度外」的情境中。

後浪在二十一世紀已過去五分之一

的時節出版《度外》的簡體中文版，與其說是於漫漫文字之海中打撈起一顆遺珠，倒不如說是將一位被略以軍讀為「未來小說家」的寶島作者介紹給華語文學的當下受眾。畢竟，在台灣之外，黃國峻的名字遠不如他的父親、台灣知名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那般為人熟知。旁人對黃國峻的離世之因不乏揣測，例如他不堪「活在父親陰影之下」的壓力，而在我看來，這不過是開來無事的臆度。父子二人的行文風格迥異，觸碰生活的姿態亦不同，且兒子生前已出版諸多小說集且屢次得獎，又何來「陰影」一說？

儘管家人多年來對於黃國峻的離世緘口不言，但依照不少讀過其小說的人來看，文中纖細筆觸或也映照作者脆弱敏感神經，而他太善於體察微妙、過分小心謹慎的性格，放在二十多年前台灣湧動喧鬧的社會境況中，終歸是格格不入的。這種游離在外的姿態於書中作品屢屢得見，借《歸寧》中新婚妻子安妮、《留白》中畫家之妻以及《度外》中面目與身份俱模糊的「他」與「她」等故事主角之



《度外》
作者：黃國峻
出版社：後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口，或隱或現地呈示。書中主人公都過着旁人眼中的安閒生活，而若我們深入探知他/她們的內心，才驚奇發覺原來這些看似循規蹈矩的、沉默的社會人，都在悄悄搭建各自「容身的亭子」(作者語)，有意將自己與外部的喧嘩與躁動孤絕開來。

從這個角度看，黃國峻顯然並非「入世」的作家。駱以軍為這本新書所寫的一篇長序中提到的數點論斷，例如「現代性經驗」、「靜默的瘋狂」以及「數百倍異於常人的敏感」，都可作為我們閱讀書中這十一

書評

文：李夢

篇故事的參照，唯有他將黃國峻小說比作夏加爾畫作這一點，讓我不敢苟同。且不說夏加爾畫中時時明亮甚至濃烈的色彩與黃國峻文字的灰藍基調已有顯明分別，單說這猶太畫家常懷「入世」之心，每每借畫作落力表達愛情與親情之甜膩纏綿，已與黃氏抽離甚至可說是冷峻銳利的筆法大異其趣。像夏加爾那樣將好的壞的一股腦澆灑在畫布上的藝術家，顯然不想明白黃國峻故事中的角色，明明思慮極重，明明有那麼多情感和心事想要釋放紓解，卻總是收起來，緊緊摀住，任由內裡洶湧，也要拚命維繫平靜瀾瀾的表象。

只是，《度外》書中男女建造的亭子固然能容下奇妙思想，固然像Jörg Widmann樂曲那般層層精巧，卻也是脆弱的。一旦風至雨來，外力稍加干預，便可能像多米諾骨牌般應聲齊倒。我想黃國峻總歸能夠預見崩塌之日終將到來，卻不忍寫下，這也是讀他的文字總是令人心疼的緣由所在。